

續資治通鑑長編

續資治通鑑長編



續資治通鑑長編

(第 二 冊)

〔宋〕李 燾 撰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1¹/₂·印張·205 千字

1979 年 8 月第 1 版 197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22,000 冊

統一書號, 11018·776-2 定價, 1.30 元

11.34/11/6

77227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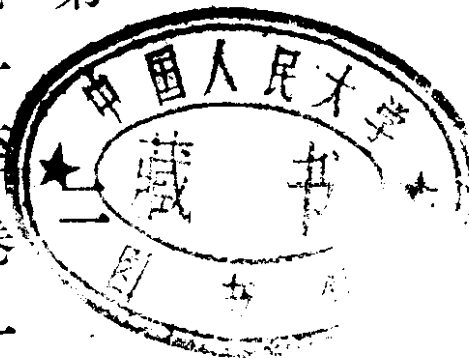
續資治通鑑長編

〔宋〕李燾撰

中華書局

第 一 卷

一 至 卷 一 六 冊



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

太祖

建隆元年（庚申，九六〇）

¹ 春正月辛丑朔，鎮、定二州言契丹入侵，北漢兵自土門東下，與契丹合。周帝命太祖領宿衛諸將禦之。太祖自殿前都虞侯再遷都點檢，掌軍政凡六年，士卒服其恩威，數從世宗征伐，洊立大功，人望固已歸之。於是，主少國疑，中外始有推戴之議。

² 壬寅，殿前司副都點檢、鎮寧軍節度使太原慕容延釗延釗，初以殿前都虞侯見顯德五年三月，不著邑里。將前軍先發。時都下謠言，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爲天子，士民恐怖，爭爲逃匿之計，惟內庭晏然不知。

³ 癸卯，大軍出愛景門，紀律嚴甚，衆心稍安。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，見日下復有一日，黑光久相磨盪，指謂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：「此天命也。」

是夕，次陳橋驛，將士相與聚謀曰：「主上幼弱，未能親政。今我輩出死力，爲國家破

賊，誰則知之，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，然後北征，未晚也。」都押衙上黨李處耘，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義。匡義時爲內殿祇候供奉官都知，卽與處耘同過歸德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，

普，初見顯德三年二月。語未竟，諸將突入，稱說紛紜，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，曰：「趙普飛

龍記云：處耘亦同普曉譬諸將。按國史，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，卽遽白太宗，與王彥昇謀，遂召馬仁瑒（一）、李漢超

等定議。然則曉譬諸將獨普與太宗耳，處耘必不在也。今削去處耘名。」太尉忠赤，必不汝赦。」諸將相顧，亦

有稍稍引去者。已而復集，露刃大言曰：「軍中偶語則族。今已定議，太尉若不從，則我輩

亦安肯退而受禍。」普察其勢不可遏，與匡義同聲叱之曰：「策立，大事也，固宜審圖，爾等何

得便肆狂悖！」乃各就坐聽命。普復謂曰：「外寇壓境，將莫誰何，盍先攘卻，歸始議此。」諸

將不可，曰：「方今政出多門，若俟寇退師還，則事變未可知也。但當亟入京城，策立太尉，

徐引而北，破賊不難。太尉苟不受策，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。」普顧匡義曰：「事既無可奈

何，政須早爲約束。」因語諸將曰：「興王易姓，雖云天命，實繫人心。前軍昨已過河，節度使

各據方面，京城若亂，不惟外寇愈深，四方必轉生變。若能嚴敕軍士，勿令剽劫，都城人心

不搖，則四方自然寧謐，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。」皆許諾，乃共部分。夜，遣衙隊軍使郭延贊

延贊，不詳何許人。建隆二年七月，鐵騎左廂第二都指揮使郭延贊領信州刺史。馳告殿前都指揮使浚儀石守信、

殿前都虞侯洛陽王審琦。審琦，初見顯德三年。守信、審琦，皆素歸心太祖者也。將士環列

待旦〔三〕。

太祖醉卧，初不省。甲辰黎明，四面叫呼而起，聲震原野。普與匡義入白太祖，諸將已擐甲執兵，直扣寢門曰：「諸將無主，願策太尉爲天子。」太祖驚起披衣，未及酬應，則相與扶出聽事，或以黃袍加太祖身，且羅拜庭下稱萬歲。太祖固拒之，衆不可，遂相與扶太祖上馬，擁逼南行。匡義立於馬前，請以剽劫爲戒。舊錄禁剽劫都城，實太祖自行約束，初無納說者。今從新

錄。太祖度不得免，乃攬轡誓諸將曰：「汝等自貪富貴，立我爲天子，能從我命則可，不然，我不能爲若主矣。」衆皆下馬，曰：「惟命是聽。」太祖曰：「少帝及太后，我皆北面事之，公卿大臣，皆我比肩之人也，汝等毋得輒加凌暴。近世帝王，初入京城，皆縱兵大掠，擅劫府庫，汝等毋得復然，事定，當厚賞汝。不然，當族誅汝。」衆皆拜。乃整軍自仁和門入〔三〕，秋毫無所犯。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，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。殿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內，時方閉關，設守備。及昭輔至，石守信開關納之。

宰相早朝未退，聞變，范質質，宗城人〔四〕，初見開運元年。案宋史質傳作宗城人。下殿執王溥溥，榆

次人，初見乾祐二年。案宋史王溥傳作并州祁人。手曰：「倉卒遣將，吾輩之罪也。」爪入溥手，幾出血。溥噤不能對。

天平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、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、在京巡檢太原韓通，通，初見顯德元年。

自內廷惶遽奔歸，將率衆備禦。散員都指揮使蜀人王彥昇，初見顯德三年。遇通於路，躍馬逐之，至其第，第門不及掩，遂殺之，并其妻子。

諸將翊太祖登明德門，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，太祖亦歸公署，釋黃袍。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，太祖嗚咽流涕曰：「吾受世宗厚恩，爲六軍所迫，一旦至此，慚負天地，將若之何？」質等未及對，散指揮都虞侯太原羅彥瓌挺劍而前曰：「我輩無主，今日必得天子。」太祖叱之，不退。質等不知所爲，溥降階先拜，質不得已從之，遂稱萬歲。

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〔五〕。召文武百官就列，至晡，班定，獨未有周帝禪位制書〔六〕，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，初見乾祐元年，鄆州人。出諸袖中，進曰：「制書成矣。」遂用之。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。國史、實錄及他傳記並無宣徽使姓名，疑卽管居潤也。宰相扶太祖升殿，易服東序，還卽位。羣臣拜賀。奉周帝爲鄭王，太后爲周太后，遷居西京。蘇轍龍川別志言：韓通

以親衛戰闕下，敗死。太祖脫甲詣政事堂，范質見太祖，首陳禪代議。與國史及飛龍記、司馬光記聞、朔記等所載都不同，恐別志誤。韓通倉卒被殺，未嘗交鋒。而太祖實歸府第，將士卽擁范質等至，質等見太祖必不在政事堂。其約束將士不得加無禮於太后、少帝，固先定於未入城時，非緣質請也。惟執王溥手出血及光所記質不肯先拜，當得其實。今參取刪修。

4 乙巳，詔因所領節度州名，定有天下之號曰宋。改元，大赦，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。

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。命官分告天地、社稷。遣中使乘傳齎詔諭天下，諸道節度使，又別以詔賜焉。遣使齎詔諭天下，國史在己酉，今從實錄。徧告羣祀，實錄在己酉，今從國史。二事一體，必同施行。恐不容相先後五日也。別賜諸道節度使詔，其日乃戊午，今并書。眉山蘇軾曰：予觀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，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者致之。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，秦、晉及隋，力能合之，而好殺不已，故或合而復分，或遂以亡國焉。龜鑑曰：戰國交爭而合於秦，民苦秦暴，秦不能一，而漢一之。南北分裂而合於隋，人厭隋亂，隋不能一，而唐一之。五季之餘分閏位，天下紛紛而未一也。我太祖得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，故天下一於宋。真人勃起，開創大業，是又跨唐、虞，越漢、唐，而與帝王匹體也。亦知宋興之由乎？我太祖之生，蓋天成二年丁亥歲也。祥光瑞采，流爲精英。異芳幽馥，鬱爲神氣。帝王之興，自有珍符，信不誣也。居有雲氣，出有日暈，天心之眷顧篤矣。俚語稱「趙神言誇宋」，人心之向慕久矣。天與之，人與之，而太祖則不知也。方其北面周朝，奉命征討，赫聲濯靈，所向輒克。顯德之七年，太祖生三十有四年矣。「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」，時蓋正月之上日也。是日也，京師已有推戴之語，而內庭未之知。「我出我車，於彼牧矣」，時蓋是月之三日也。是日也，將士又有推戴之語，而太祖未之聞。越翌日甲辰，寢門未闢，擁逼者至，太祖未及語而黃袍已加之身矣。噫！南河之避，舜猶有辭；大堦之至，湯猶有待。事勢至此，聖人不得以遊乎舜、湯之天矣，奈之何哉？則亦有毋虐臣主之誓而已，有毋掠民庶之誓而已。三遜三辭，勉勉而受之，能律將士以保周宗，而不能使周禪之不歸，能擇長者房州之奉，而不能遏陳橋之逼。天實爲之，吾其奈何！歐陽記五代史也，書梁、漢曰亡，書晉曰滅，至周則大書之曰「遜於位，宋興」。嗚呼！我宋之受命，其應天順人之舉乎！受命之日，市不易肆，仁之至也。卧榻

之側，他睡不容，義之盡也。

5 汴都仰給漕運，故河渠最爲急務。先是，歲調丁夫開浚淤淺，糗糧皆民自備。丁未，詔悉從官給，遂著爲式。又以河北仍歲豐稔，穀價彌賤，命高其價以糴之。

6 上之人也，閭巷姦民往往乘便攘奪，於是索得數輩斬於市，被掠者官償其貲。

7 戊申，贈韓通中書令〔七〕，以禮葬之，嘉其臨難不苟也。初，周鄭王幼弱，通與上同掌宿衛，軍政多決於通。通性剛愎，頗肆威虐，衆情不附，目爲韓瞠眼。其子微有智略〔八〕，幼病偃，時號韓橐駝，見上得人望，每勸通早爲之所，通不聽，卒死於難。王彥昇之棄命專殺也，上怒甚，將斬以徇，已而釋之，然亦終身不授節鉞。其後，上幸開寶寺，見壁上有橐駝及通畫像，遽令掃去之〔九〕。〔九〕記聞云：上初欲斬王彥昇，以初授命，故不忍。然終身廢之不用，蓋誤也，但不授節鉞耳。

8 賜唐主李景詔，諭以受禪意。

9 己酉，復置安遠軍於安州，鎮國軍於華州，泰寧軍於兗州。

10 辛亥，石守信自義成節度使、殿前都指揮使爲歸德節度使、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，常山高懷德自寧江節度使〔一〇〕、馬步軍都指揮使按宋史作江寧軍節度使、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〔一二〕爲義成節度使、殿前副都點檢，厭次張令鐸自武信節度使、步軍都指揮使爲鎮安節度使、馬步軍都虞侯，王審琦自殿前都虞侯、睦州防禦使爲泰寧節度使〔一三〕、殿前都指揮使，遼人張光

翰自虎捷左廂都指揮使、按虎捷左廂。宋史及宋史記皆作虎捷右廂。嘉州防禦使爲寧江節度使、馬軍都指揮使、按寧江，宋史及宋史記皆作江寧。安喜趙彥徽自虎捷右廂都指揮使、岳州防禦使爲武信節度使、步軍都指揮使，官爵階勳並從超等，酬其翊戴之勳也。

11 壬子，賜文武近臣、禁軍大校襲衣、犀玉帶、鞍勒馬有差。

12 癸丑，放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復歸於唐。成，未見。

13 乙卯，遣使往諸州賑貸。

14 丁巳，命宗正少卿郭玘祀周廟及嵩、慶二陵，因詔有司以時朝拜，著於令。玘，未見。

15 天雄節度使、守太尉、兼中書令、魏王宛邱符彥卿彥卿，初見天成元年。上表乞呼名，詔不

允。彥卿宿將，且前朝近親，皇弟匡義汝南郡夫人又彥卿女也，上每優其禮遇云。

16 先是，鎮安節度使、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武安韓令坤令坤，初見顯德二年。領兵巡北邊，慕容

延釗復率前軍至真定。上既受禪，遣使諭延釗與令坤各以便宜從事〔三〕，兩人皆聽命。己

未，加延釗殿前都點檢〔四〕、昭化節度使、同中書門下一品，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、天平

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17 辛酉，賜霸府賓佐將吏襲衣、金帶、鞍勒馬有差。

18 壬戌，歸德節度判官〔五〕寧陵劉熙古爲左諫議大夫，掌書記趙普爲右諫議大夫、樞密

直學士，宋、毫觀察判官安次呂餘慶爲給事中、端明殿學士，攝觀察推官太康沈義倫爲戶部郎中，歸德節度副使張彥柔領池州刺史。彥柔，見清泰元年，恐非此人。

19 甲子，以皇弟殿前都虞侯匡義領睦州防禦使，賜名光義。

20 有司請立宗廟，詔百官集議尚書省。己巳，兵部尚書濮人張昭昭，初見乾祐二年。等上奏曰：「謹按堯、舜及禹皆立五廟，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。有商建國，改立六廟，蓋昭穆之外，祀契與湯也。周立七廟，蓋親廟之外，祀太祖及文王、武王也。漢初立廟，悉不如禮。魏、晉始復七廟之制，江左相承不改，然七廟之中，猶虛太祖之室。隋文但立高、曾、祖、禰四廟而已。唐因隋制，立四親廟，梁氏而下，不易其法，〔一〕稽古之道，斯爲折衷。伏請追尊高、曾四代號諡，崇建廟室。」制可。

國朝宗廟之制，歲以四孟月及季冬，凡五享，朔望薦食、薦新。三年一祫，以孟冬；五年一禘，以孟夏。其七祀：春祀司命及戶，夏祀竈，季夏別祭中霤，秋祀門及厲，冬祀行，惟臘享、禘祫徧七祀。如親行告謝及新主祔謁，即權罷時享。告日用牢饌，備祀官。

21 鎮州言契丹與北漢兵皆遁去。

22 北漢戶部侍郎、平章事榮陽趙華罷爲左僕射。華，初見廣順元年。

23 唐主景遣使誅鍾謨於饒州，詰之曰：「卿與孫晟同使北，晟死而卿還，何也？」謨頓首伏

罪，縊殺之，亦誅張巒於宣州。謨流饒州，巒貶宣州副使，去年十月事。

1 二月乙亥，尊帝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。后，安喜人也。

2 司徒、兼門下侍郎、平章事范質加侍中，右僕射、兼門下侍郎、平章事王溥加司空，樞密使、中書侍郎、兼刑部尚書、平章事魏仁浦仁浦，初見天福十二年，衛州人。加右僕射，樞密使太原吳廷祚〔二〕加同中書門下一品。先是質、溥參知樞密院事，於是皆罷。吳廷祚，初以宣徽南院使

見顯德六年，不著邑里。按宋史作范質兼侍中，王溥守司空，魏仁浦爲尚書右僕射。考宋制，「兼」與「爲」乃實授之詞，「守」則資格未及而暫加之詞，今概作「加」字，疑有誤。

3 己卯，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。

4 丙戌，長春節，賜羣臣衣各一襲。宰相率百官上壽，賜宴相國寺。

5 先是，中書舍人安次扈蒙權知貢舉，庚寅，奏進士合格者楊礪等十九人姓名。

6 辛卯，大宴於廣德殿。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。

7 前鄉貢三傳孫蘭治左氏春秋〔三〕，聚徒教授，其門人有被黜退者，蘭乘醉突入貢部，誼譁不已，下吏案之，壬辰，蘭決杖配商州。

8 就賜前司徒竇貞固、貞固，泉人，初見天福元年。前司空李穀、穀，汝陰人，初見天成元年。太子太師

侯益、益，平遙人，初見天成元年。扈彥珂、彥珂，雁門人，初見乾祐元年，不著邑里。等器幣于西京。

9 宋州以歸德軍旌節來上，詔置于潛龍宅。

1 三月乙巳，改天下州縣名犯廟諱及御名者。

2 丙辰，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。

3 南漢宦者陳延壽言于南漢主曰：「陛下所以得立，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。」南漢主以爲然，丁巳，殺其弟桂王旋興。此據司馬光朔記。

4 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登極。唐主景復遣使來賀長春節。

5 宿州火，燔民廬舍萬餘區，遣中使安撫之。

6 壬戌，追尊祖考爲皇帝，妣爲皇后。高祖幽都縣令眺諡曰文獻，廟號僖祖，陵曰欽陵；祖妣崔氏諡曰文懿。曾祖兼御史中丞珽諡曰惠元，廟號順祖，陵曰康陵；祖妣桑氏諡曰惠明。皇祖涿州刺史敬諡曰簡恭，廟號翼祖，陵曰定陵；祖妣劉氏諡曰簡穆。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、岳州防禦使弘殷諡曰昭武，廟號宣祖，陵曰安陵。陵名號諡皆翰林學士、禮部侍郎、兼判太常寺事漁陽竇儼所撰定。儼，儀弟也。儼，初見顯德四年，儀初見開運元年。

7 有司言國家受周禪，周木德，木生火，當以火德王，色尚赤，臘用戊，從之。

8 癸亥，命武勝節度使洛陽宋延渥延渥，初見乾祐三年。領舟師巡撫江徼，舒州團練使元城司超超，初見顯德二年。副之，仍遺書唐主諭意。

9 己巳，以皇弟光美爲嘉州防禦使〔元〕。

10 先是，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，詔諸鎮會兵以禦之。是月，定難節度使、守太尉、兼中書令李彝興，言遣部將李彝玉進援麟州，北漢引衆去。彝興即彝殷也，避宣祖諱改焉。彝興，初見清泰二年，此據會要及彝興本傳，事當在此月。

1 兼判太常寺竇儼上言：「三王之興，禮樂不相沿襲。洪惟聖宋，肇建皇極，一代之樂，宜乎立名。禋享宴會樂章，固當易以新詞，式遵舊典。」即詔儼專其事。儼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，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，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，蓋取「治世之音安以樂」之義，祭天爲高安，祭地爲靜安，宗廟爲理安，天地、宗廟登歌爲嘉安〔三〕，皇帝臨軒爲隆安，王公出入爲正安，皇帝食飲爲和安，皇帝受朝、皇后入宮爲順安，皇太子軒懸出入爲良安，正月朝會爲永安，郊廟俎人爲豐安，酌獻、飲福、受胙爲僖安〔三〕，祭文宣王、武成王同用永安，藉田、先農用靜安。夏四月癸酉，詔儼所定付有司行之。儼復請僖祖室奏大善之舞，順祖奏大寧〔三〕，翼祖奏大順，宣祖奏大慶，並從之。

2 鐵騎左廂都指揮使王彥昇夜抵宰相王溥私第，溥驚悸而出。既坐，乃曰：「此夕巡警困甚，聊就公一醉耳。」然彥昇意在求貨，溥佯不悟，置酒數行而罷。翌日，溥密奏其事，上益惡之，丁丑，出彥昇爲唐州團練使。唐本刺史州，于是始改焉。

3 契丹人侵棣州，刺史河南何繼筠追破其衆於固安，獲馬四百匹。此從本紀。按繼筠本傳則在禁盜馬之後，二年十月始禁盜馬，必繼筠傳誤也。繼筠，福進子，初見顯德二年二月。福進，初見天成元年，太原人也。今繼筠傳乃云河南人，不知何故。

4 昭義節度使、兼中書令太原李筠，筠，初見天福十二年七月。在鎮逾八年，恃勇專恣，招集亡命，陰爲跋扈之計。周世宗每優容之。及上遣使諭以受禪，筠即欲拒命，左右爲陳歷數，乃僂俛下拜。既延使者升階，置酒張樂，遽索周祖畫像置廳壁，涕泣不已。賓佐惶駭，告使者曰：「令公被酒，失其常性，幸毋怪也。」北漢主知筠有異志，潛以蠟書誘筠，筠雖具奏，而反謀已決，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，筠不聽。

上手詔慰撫，因除守節爲皇城使。筠遂遣守節入朝，且伺朝廷動靜，上迎謂曰：「太子，汝何故來？」守節矍然，以頭擊地曰：「陛下何言！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。」上曰：「吾亦聞汝數諫，老賊不汝聽，不復顧藉，故遣汝來，欲吾殺汝耳。盍歸語而父，我未爲天子時，任汝自爲之，我既爲天子，汝獨不能小讓我耶？」守節馳歸，具以告筠，筠謀反愈急。癸未，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、閑廐使李廷玉，遣其教練使劉繼冲及判官孫孚筠誅，孚以效順故，授屯田郎中，不知何許人。送於北漢，納款求援。光遜，德威之子，德威，初見光化元年。廷玉，嗣昭之孫，嗣昭，初見乾寧四年。皆有舊第在晉陽，北漢主俱釋之，厚賜遣還第。筠又遣兵襲澤州，殺刺史

張福，據其城。

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：「公孤軍舉事，其勢甚危，雖倚河東之援，恐亦不得其力。大梁兵甲精銳，難與爭鋒。不如西下太行，直抵懷、孟，塞虎牢，據洛邑，東向而爭天下，計之上也。」筠曰：「吾周朝宿將，與世宗義同昆弟，禁衛皆吾舊人，必將倒戈來歸。況吾有儋珪槍、撥汗馬〔三〕，何憂天下哉。」儋珪，筠愛將，善用槍。撥汗，筠所畜駿馬也。

5 乙酉，幸玉津園，遣使分詣京城門，賜饑民粥。

6 丙戌，命中使浚蔡河，設斗門以節水〔四〕，自都城距通許鎮。

7 以客省使萬年張保績爲衛尉卿、判客省閤門事。保績在閤門前後四十年，宣贊詞令，聽者皆聳，儕輩推其能，累使藩方，不辱君命，歷事六朝，未嘗有過，故特寵之。〔保績，初見顯德四年。特寵之，此據會要，且云事在建隆中。本傳云國初遷衛尉卿，不得其月日。又云從征李筠，以足疾留河內，因得長告，三年十一月卒。按此，則其遷衛尉卿必在征李筠之前矣，今附見。〕

8 昭義反書至，樞密吳廷祚言於上曰：「潞州巖險，賊若固守，未可以歲月破。然李筠素驕易，無謀，宜速引兵擊之，彼必恃勇出鬪，但離巢穴，即成擒矣。」上納其言。戊子，遣侍衛副都指揮使石守信、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帥前軍進討。上敕守信等曰：「勿縱筠下太行，急引兵扼其隘，破之必矣。」〔石守信等出軍，正史在戊子，實錄在癸巳。戊子，四月十九日；癸巳，二十四日，今從其〕